

● 丰
收著

綠太陽

● 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近照

西部中国的开拓者之歌

——序长篇报告文学《绿太阳》

屠 岸

丰收同志的《绿太阳》是一部给人鼓舞又促人思考的报告文学。它是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四十年来屯垦戍边、发展生产、变沙漠为绿洲、为国家作贡献的一曲嘹亮赞歌，它也是关于西部中国广大开拓者自力更生、奋力拼搏、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在大风大浪中不断成长壮大的一部真实记录。

1986年8月至9月，我和八位作家应当时农牧渔业部部长何康同志和兵团领导的邀请，千里迢迢来到西部中国，访问了我们闻名已久、向往多年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我们抱着向英勇创业的兵团人认真学习的心情，先后访问了兵团分布在北疆和南疆的十个农业师中的七个，访问了九个团场，其中有农场，牧场，果园，水库，扬水站，毛纺厂，水泥厂，果脯厂，酒厂，水电厂……等。到达了十五个城市（包括兵团人从荒滩上白手起家建立的新城石河子）和广大农、牧、林、渔业区。兵团领导让丰玉生同志（笔名丰收）陪同我们前往。小丰在兵团工作和生活了几十年，对各个团场的情况了如指掌。他一面给我们引路，一面给我们介绍各个团场的创业经过，风土人情，人物掌故，讲来生动活泼，如数家珍。（我和丰收就是从这时起建立了友谊。现在他邀我为他的这部报告文学写序，我乐于从命！）我们所到之处，各级领导和广大职工热情接待了我们。我们看到了他们的生产劳动

和家庭生活，听到了他们掏自肺腑的许多话语。这次踏过天山南北、行程一万几千公里、历时四十天的访问，使我对西部中国军垦事业的历史和现状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也使我对新疆的广大军垦战士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时间已经过去六年，但印象没有磨灭，感情没有淡化。似乎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愈来愈思念这些开拓者们。

六年不是一段很短的时间。我想着，兵团发生了什么变化？有了什么新的发展？正在这时，丰收把他的这部报告文学稿放在了我的面前。

翻开书稿，一页一页地读下去。我看到了兵团今天的现实，也看到了它的过去和未来。它使我重温了1986年秋天的那次西部中国之旅，也使我能够从新的角度对兵团人的面貌和心灵作深层的理解。进疆不久脱下军装的解放军战士和后来进疆的上海、天津、武汉等地的知识青年组成的二百三十万（其中少数民族二十万）兵团人开拓了西部中国的大片土地，到今天，已经变二千万亩荒原为绿洲，每年向国家上交七亿斤粮食；兵团的骨干企业奠定了新疆现代工业的基础；兵团作为工农商学兵的统一组织，农林牧副渔的联合企业，经纬万端，百业并举，经历过曲折和磨难，正在蒸蒸日上，欣欣向荣，向着二十一世纪挺进。在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兵团的面貌发生了新的巨大变化。在中苏（原苏联）、中蒙、中印、中巴边境，兵团的五十八个农牧团场形成了长二千零九公里、宽十五公里的边境农场带。“三十万兵团人已成为共和国永不移动的界碑”。兵团人四十年来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他们的泪痕和笑声、呼唤和歌唱，都在共和国进行曲的鼓号声中化为低回昂扬、永不消逝的旋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大道上，我看见兵团人正在以更多更大的奉献谱写着崭新的历史篇章。

所有的创造都是人的创造。在作者笔下，以农二师29团为主线，一群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活跃在古丝绸之路的遗址、“死亡之海”的边缘。他们是创造者。劳动模范宋献银，植树能人侯晋标，造林专家邢开基，拖拉机手朱群林，拾花尖子田增芳，植棉能手陈淑惠，采园工人赵美英，水利专家李希贤，害虫克星蔡耘音，质量检验员赛美英，种籽专家刘步峰，幼儿园教师赵玉玲，中学教师杨润军……都以他们毕生的心力创造了财富，创造了生活，创造了文明，创造了历史。作者更以酣畅的笔墨描绘了几个干部：十一连连长许增瑞，五连连长陈和新，特别是29团团长王德昌。后者是核心人物，是这部报告文学的灵魂。——1986年9月22日我访问29团时曾会见过这位团长。他那深邃的目光和亲切的谈吐给我的印象一直保留到今天。然而，只有读了这部书稿，才得以比较全面地了解这个人。他严于律己关心他人的品德，他的领导魄力，组织才能，他在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决定团场命运关键时刻的果决和坚持，他唯实而不唯上的原则立场和远见卓识，都在作者的笔下得到了如实的体现。一个创造者的文学形象诞生了。

作品并不是创业过程的文字图解。作者既写人的欢乐，也写人的痛苦。作者开掘了事物内部对立统一的辩证规律。五十年代山东、湖南、广西、福建等地数万名青年妇女应征进疆这一事件意味着什么？曾经有过这样的描写：兵团的单身汉们如何受到性饥渴的煎熬，有的甚至形成性变态，性暴虐。也曾有过这样的议论：多少妇女被“强迫结婚”，这是与自愿原则相违背的包办代替。历史已经为这一事件划下了一个圆的句号。作者既不渲染，也不抱怨，而是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角度，高屋建瓴地揭示了婚姻和生殖——作为社会生产力的人的再生产对于西部军垦这一伟大历史创举的代代延续和持久发展具有何等的重要

性和必要性。在这个庄严的命题下散发出来的是母性和人性的光辉。她们痛苦,挣扎,斗争。但她们终究是人的女儿,人的妻子,人的母亲……家庭的主心骨,事业的顶梁柱。没有她们,就没有西部中国屯垦戍边的千秋伟业。她们用汗水浇灌了荒原,用乳汁哺育了儿童,用青春创造了家园。奉献就是创造,创造是为了爱,爱父母,爱丈夫,爱子女,爱兵团,爱祖国,爱人类……千姿百态的母性群像画廊使这部报告文学增添了柔美,人性美,崇高美,呈现出异乎寻常的亮色。

作品摒除了粉饰,只让事实说话。这里有丰功伟绩,也有领导的失误如“一刀切”导致的后果,政治运动遗留的冤案给心灵造成的创伤,生活进程中出现的不公正引起的遗憾……但历史老人有时也会抚平这样那样的坎坷。有的错误得到了总结,有的创伤得到了医治,有的遗憾得到了补偿。人们又站到了新的起跑线上。历史在前进的道路上必然还会遇到新的崎岖。社会只能在痛苦和欢乐、逆境和顺境的交错和递嬗中迂回前进。兵团人经过了千灾百难,成为永不低头的勇者。他们垂垂老矣;他们风华正茂!兵团人的风格多姿多彩,但总起来只有两种:或者是以浪漫主义为先锋的现实主义,或者是以现实主义为殿军的浪漫主义。

作品蕴含着厚重的历史感和敏锐的当代感。从呼图壁县西南雀尔沟康家石门子发现的部落生殖崇拜岩画,到九十年代初吾瓦土地上耸立的春秋剧场、老年迪斯科和时装表演,我们看到这片大地从历史的深处蹒跚地走来,又以坚实的步伐行进在当代的前列。我们还看到,作品的视角并不局限在这片“没有古迹”的戈壁滩上。作者手中拿着双足圆规,一足立在孔雀河边,立在天山南北的绿洲之上,另一足则把它的弧线扫描过整个中国和整个世界。沙漠延伸,森林破坏,草场退化,水源短缺,环境污染,

人口爆炸……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二十世纪进入了环保时代。现在是本世纪的最后十年,人类的生存环境空前严峻,人类的生存危机空前紧急。兵团人的创造性劳动一开始就把农业和工业的建设同环境的治理和改造结合在一起。古楼兰消亡之谜的揭开,是振聋发聩的警钟!兵团人的当代意识不仅包含着商品意识、信息意识、经营意识,同时包含着人口意识和环境意识。他们认识到,在发展和保护这一对矛盾中如果不能掌握平衡,那么人类愈是进步就愈接近毁灭。兵团人就在这种认识中实践着走向明天。作品所体现的历史感和当代感的交融,宏观和微观的结合,形成了这部报告文学的深度、广度和力度,使它超越了平面性,凸现出立体性。

作品的审美价值和认识作用已经统一在它作为“启示录”的意义中。

世界在前进。中国在前进。兵团在前进。在结束这篇序文的时候,我向前进中的千万兵团开拓者遥致诚挚的敬意和衷心的祝福!

一九九二年五月二十四日清晨,于北京和平里。

目 录

西部中国的开拓者之歌

——序长篇报告文学《绿太阳》..... 屠岸 1

序 章 共和国对我说..... 1

第一章 温柔的荒原..... 8

 玛洛珈..... 8

 古韵长歌..... 11

 林公车左公柳..... 13

 吾瓦这个地方..... 15

 荒原不相信眼泪..... 17

第二章 石头讲述着一个故事..... 24

 不混的两个日子..... 25

 树扎了根人就安了心..... 29

 别一样追求..... 35

第三章 石头讲述着另一个故事..... 39

 女人的丰采..... 41

 女人的眷恋..... 49

 女人的自豪..... 54

第四章 西部的浪漫只属于西部..... 64

 蓝色的向往..... 64

 太阳的灵魂..... 70

2008

绿色的永恒	77
第五章 这里没有古迹	84
第六章 第十四任团长与吾瓦的命运	90
风中的海市蜃楼	90
成功也会造成危机	91
他的一次选择	93
巾幗多风流	101
样板多悲剧	104
秋天的权威	107
第一任团长	108
第七章 中国西部大农业	115
民以食为天	115
成熟了的希望	118
真主的恩泽	122
第八章 瀚海之怀	123
不长草的地也不长庄稼	125
人以群分	129
种子为什么不发芽	133
第九章 孔雀的风流	141
黄羊的家族	141
外面的世界真精彩	147
想象力是孔雀的翅膀	150
田野奏鸣曲	157
商海无日不风波	164
寂静的时辰正悄悄袭来	168
第十章 团长的情反馈	172
人为什么都往城里跑	172

涝坝水	175
地窝子	177
太阳城	182
我们的家在这里	187
为什么不想明天	195
最有希望的	198
第十一章 这一片土地的怀念	201
房子	201
车子	203
儿女	206
同志	208
第十二章 人生大境界	218
想做的事情，就高高兴兴去做	218
吾瓦的故事多	229
吾瓦的荣誉多	232
神话全是人创造的	236
第十三章 世纪桥	240
似水流年	240
你别无选择	249
续章 我对共和国说	256

序 章

共和国对我说

1949年10月1日。北京。

五世帝王金戈铁马的古都这一天开始新的纪元——

毛泽东登临天安门城楼，向世界和历史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一代风流毛泽东，睥睨群雄，气吞山河。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笑强虏灰飞烟灭，江山多娇。叹人生易老天难老，弹指一挥间。

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们，必须面对一个现实：他们接手的是一个深受战争创伤，极端贫困的国度。饥饿威胁着新生的政权。

“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东临碣石有遗篇的曹孟德，向韶山冲走出来的一代领袖发出历史的回声。

“土地改革，还田于民”的潮动冲决堤坝，荡涤腐朽，势不可当地席卷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时，毛泽东以他惯常的气度和手势向在南泥湾生产自救运动中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前所未有奇迹的英雄军队发布命令——

“现在，新疆已经和平解放，我要你们放下枪杆，开荒种地，屯垦戍边。当外敌侵略，祖国再次需要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武器，去保卫祖国。”

——这个命令，孕育于开国大典的礼炮声中。

1949年10月5日。甘肃张掖大教场。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向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将士作进军新疆总动员。

毛泽东的战友，一代名将彭德怀彻悟伟人的思想，多有运筹。新疆地广人稀，近一个世纪战乱频仍。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绝难拿出20万解放大军的口粮。关内调运，且不说遥遥数千里长途运价高于粮价7倍，百废待兴一贫如洗的新中国哪里有粮可调？从苏联进口粮食，每年需300万卢布！严酷的现实告诉军人，肩负工作队、战斗队、生产队重任的进疆部队，最为严重和首先要解决的是部队自身的吃粮问题。副总司令吐出一口气——吐出了一道长虹：

“我们要建国立家，为了实现这个愿望，远戍边疆的国防军就必须肩负武器，手拿工具，为保卫祖国的繁荣强盛永远住下来。因此，全军指战员必须树立扎根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成家立业的思想。”

1949年10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野战军第1兵团2军6师师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任政治委员)张仲瀚率领由50人组成的入疆先遣队，从酒泉出发，进军新疆古城焉耆，安定当地社会秩序，为部队大生产做准备。

酒泉。十月雪纷纷扬扬。酒迪(酒泉——迪化)运输司令部司令员陈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82年—1987年司令员)冒雪登上一张桌子，对刚刚整编为解放军的国民党运输兵大着嗓门说——

“达道机的车况，你们有打油诗：‘一去两、三里，抛锚四、五

次，停车六、七下，八、九、十人推。’我们只有这75部老爷车。部队一定要送到，送到后，你们再想办法修出4台车，人全部回来就行了，就完成了任务，就嘉奖！”

这些个起义兵感动得个个流泪——给国民党干了这些年谁管过你能不能回来！哪还有这么大的官冒着雪跟你唠叨！

陈实手里除了从国民党西北战场缴获的这75部美式“达道机”外，还有当时苏联政府馈赠的32架老式飞机。

20万大军，还得像战争年代一样，用双脚走到听起来都吓人的新疆——西域。近，到哈密，迪化（乌鲁木齐）。远，到和田，阿尔泰。

原1兵团2军参谋长陈实命令，友军——6军天上飞。2军地上跑。“达道机”不够用“11号”。

从炮火硝烟中刚刚跨进和平的军人，征尘未洗，又向西中国的荒原挺进了。披星戴月，风餐露宿。翻祁连，走河西。西出阳关，就踏上了著名的丝绸古道最艰辛难走的一段。

戈壁遥遥，荒漠茫茫，雪峰皑皑，驼铃悠悠。海路未通之前，贯通欧亚大陆的就是这条丝绸古道，也是中外交往的第一条通道。它东起汉唐古都长安（西安），踏陕甘高原，穿河西走廊，越西域大漠，西至地中海东岸，迢迢万里。

公元前138年，西汉使节张骞始行西域。携“牛羊以万数，金币值数千钅万”，持节策马，到达楼兰（今若羌一带），龟兹（今库车），疏勒（今喀什），和阗（今和田），乌孙（今乌孙山下伊犁河流域），大宛、康居、大月氏。张骞的副使还到达身毒（印度）、安息（波斯）等国。自此，使节报聘，商旅往还。漫漫长途，走过张骞的马队，卷过班超的铁骑。玄奘师徒跋涉过，也留有马可波罗的足迹。一队队马帮，驮着中国丝绸、瓷器、茶叶、药材、铁器，涉水跋山，通西域，去中亚、印欧。西域和外国的葡萄、苜蓿、汗血马

也源源流入我国内地。

“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曲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李白《塞下曲》）

“官军西出过楼兰，营幕傍临月窟寒。蒲海晓霜凝马尾，葱山夜雪扑旌竿……”（岑参《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

中华民族灿烂的古文化有这一块土地的华彩。在新疆绵长的古丝绸道上，留有许多闻名于世的瑰宝，仅石窟遗址，新疆就有990多个。位于拜城东渭干河岸的克孜尔千佛洞，为我国四大石窟寺之一，与敦煌、云岗、龙门石窟寺齐名，上世纪以来，探险家、中外考古学者，在遍布天山南北的古城遗址、墓葬中开掘了难以计数的古文物。汉简、古币、绢书、陶器、铜器，无不闪烁着悠久的黄河文明的光彩。其中，在楼兰古城出土的晋代手抄《战国策》和汉锦尤为珍贵。

伊朗高原几次人种大迁移，以后的阿拉伯伊斯兰东征，使中国的这一块宝地更丰富得成为“世界史的缩影”。

丝绸之路，世界文明的一支命脉。

1949年12月12日，本书的主人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野战军第1兵团2军6师18团，西出玉门关，日夜兼程，徒步挺进新疆。

18团的前身，是山东渤海教导旅3团。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6月26日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我主力部队于6月底分路突围，作战略转移，359旅突破堵截，甩脱尾追，于8月底返回陕甘宁解放区，加入西北野战军序列。当时只有两万多人的西北野战军，南下北返，中原突围，部队连续作战，消耗很大，兵员不足。陕北地狭人稀兵源短缺，中央采纳王震同志建议，决定从359旅抽调一批干部，到

物产丰富，人口稠密的山东解放区组建一个旅，再返西北参战。

任弼时给华东局前委书记陈毅写了亲笔信，张仲瀚奉命率300多红军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入伍的老战士，过同蒲越太行，直达山东渤海地区。

陈毅对这支部队的组建特别关怀，给军队和地方政府发出批示，委托张爱萍亲自负责组建，并批准将华东军区在辽东的一个学员队200多人调配为部队骨干。

抖开军旗，13000多名勃勃英姿的翻身青年农民站在了“华东渤海教导旅”的军旗下。陈毅登上一个土台，以他特有的风趣说：“山东自古出好汉！现在出的好汉就更多，你们都是山东的好汉！”台下一片笑声，“蒋介石胡宗南进攻延安，想吃掉陕甘宁边区。党中央和毛主席还留在陕北坚持斗争。好钢用在刀刃上，党现在派你们这些好汉去保卫党中央、毛主席！”陈毅的话音没落，台下撼山岳响云霄的求战声已此起彼伏。

九个月紧张的军训后，部队开拔西进。经德州出山东，过邯郸到武安，进入太行山区，行军1000多公里，1947年10月，在山西武安编入西北野战军三纵队，序列6旅18团。

自1947年12月参加运城攻坚战始，这支部队拉开了参战解放战争的序幕。紧接着，瓦子街战役，黄龙战役，西府战役、东西韩村战役、永丰镇战役，大小45次战役后，威名远播，在西府战役的荔镇抗击战中，以少胜多击退了国民党整编36军和136旅，掩护主力安全通过荔镇北返延安，在这次阻击战中，18团第二任团长，15岁入伍，18岁入党，20岁长征的优秀指挥员陈国林壮烈献身。

离开荔镇时，18团指战员接受了彭老总的检阅。彭老总在距离这支英雄的队伍三、四十米外，就从白马上跳下来，眼里含泪，对身边的张仲瀚旅长说：“18团的同志抗得好，抗得主动，给

18团的同志每人记一大功!”在绚丽的晚霞中,彭老总脱下军帽,向陈国林团长和阵亡的山东子弟兵默哀。

新疆苦,苦就苦在路上。

“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者昏死,无一余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帜耳。”

“西北有流沙数百里,夏日多热风,为行旅之患。”

唐玄奘西游十七年,携佛教经典过罗布洼地,于公元六四五年(贞观十九年)东归长安,他笔底的流沙河:“沙则流漫,聚散随风,人无行迹,遂多迷路,四远茫茫,莫知所措,是以往来者聚遗骸以纪之。乏水草,多热风,风起则人畜昏迷,因以成病。时闻歌啸,或闻号笑,视听之间,恍然不知所至,由于屡有衰亡,盖鬼魅之所致也。”

曾一度辉煌繁荣的丝绸之路,正因为风沙侵袭,战乱频仍,自宋代以后,便濒于衰亡和闭塞。此后,关于这条贯通欧亚文明的古道,引人注目的记载只有斯文赫定只身逃出死亡之海。

断裂的文明,由这群从延安走来的军人续接。

经酒泉,队列里跳出一个英俊壮实的小伙子,他捡起了路边的一块炮弹皮。这块分量不轻的炮弹皮,和他一起晓行夜宿几千里到了新疆。知情报恩,体温暖热的炮弹皮锻打成的砍土钐,使它的主人方喜成成为部队垦荒初期名震三军的“砍土钐大王”。

1949年12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野战军第1兵团2军6师18团抵达古城焉耆。

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野战军第1兵团,三区革命民族军(后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军),陶峙岳将军起义部队(后整

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组成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沿着西部中国的两边——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中国第二大沙漠古尔班通古特边缘,中苏(原苏联)中蒙中印中巴5700公里边境线,在1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安营扎寨,戍边屯垦,繁衍生息。

就在这一列列西进的队伍里,也走着我的父亲。驼铃悠远的古道呀!在你迢迢的记忆里,珍藏着多少难泯的往昔?

10年以后,行军途中降生于玉门关一座车马店的我10岁了,母亲带我沿着父亲们踏出、母亲们抱着我走过的古道,由西而东回故乡探亲问祖。

山石冷峻。戈壁酷厉。旅途无期。还有汽车上旧油桶里难以下咽的浊浊锈水……

中原大地东部,黄土地上一座古城,找我的根。这片地老天荒的深深的厚土孕育了一个自契始,历时十四代到汤,灭夏桀,建立商朝的古老部落。

泱泱古都,记忆中虽说贫苦得不可思议,文雅台、三陵台、阙伯台树绿草深,八关斋,微子墓鸟飞虫鸣,却也陶醉了戈壁沙尘染黄的小小心灵。

“妈妈,我们家咋不搬回来?”

记忆中已寻不到母亲的回答。同样的问话,以后又有过许多次。

30年以后,父亲代共和国叩响了历史的回音壁,对我说——戈壁上总也得有人住着……